

方言与乡愁

◆ 郭成钧

方言，就是地方“土话”，方言，也就是乡音，更是乡愁。一个没有了方言的城镇，好比一片森林，生长的都是同一个品种的树，未免太单调了一点。

有人说方言是上不了文艺台面的，用某些文人的话来说普通话“国语”才是“全国粮票”，方言自然就是“地方粮票”了。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为“国语”后，据说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本方言书刊出世。因为方言语音中的有不少字不但字典中没有，就是在电脑里也打不出来。

来自山东的老刘，在我所在的这个城镇已经生活了30多年，他说话，依然还是山东方言。我问老刘，都几十年了，你为啥乡音未改？老刘呵呵一笑说：“改不了，改不了。”一个人的故土，早把一个人初来世的根须紧紧扎在那里了。他在前年腊月里，坐火车回山东老家。他在火车站遇到两个说山东话的男人，还没上火车，3个人便在火车站的小馆子喝得微醺。老刘说：“摆起龙门阵，才晓得那两个人不但与我同县同乡，有个人的大姑，正巧就是嫁到

我们村子里、与我父母家邻近。按辈份我应称她为大婶的人啊”。

在方言蔓延的城镇，塑造出了一个城镇的集体性格。所以打探一个城镇的性格，有时得通过方言的密码去获取。方言，也是血液，在一个城镇的血管里奔突、融合。方言顽强地在城镇里得以流传，似乎也让一个城镇的生命力更加强大，这也是一个城镇海纳百川的胸怀。

四川人称江西人为“老俵”，而江西人称四川人也喊“老俵”，结果江西人才是四川人常说的“江西老俵”。“老俵，你克(去)哪儿啊？请你待一会儿来我家吃鱼饮酒吧。”有天我去超市买烟，路上遇到了来自江西的老毛。这位因江西话语音太重，被当地人称为“假洋鬼子”，开了家早上卖豆浆油条包子稀饭、中午卖炒菜、晚上卖烧烤的馆子的朋友。我说“要得”，我中午真的到他家去吃鱼了。老毛拿出家里一瓶存放了20多年的江西老酒，打开瓶盖时，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酒香。和他交往了好多年，老毛那天跟我说起他来到这个城

镇生活的原因：是那年他落魄流浪时，遇到在福建一家馆子打工的女孩，给他买了一份饭菜请他吃了，他留在了那家馆子打工，和那个女孩相爱后，就随女孩到她故乡城镇（也就是我所在的城镇）开了一家馆子，与她结婚成家，生意不错，龙凤双胞胎都上大学了。

一个地方的方言，会让一个地方更具家常的烟火味儿。我又再说这个老毛。几年前我所在的地方修成赤沪高速公路，江西的一个工程部中标后恰巧驻在我所在的地方。精明的老毛一施工队的人绝大多数是家乡口音，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自然，那些常年转战各地的江西老乡能在仁寿这个地方碰到江西老乡，也是有说不完的亲切劲儿。几天后，老毛的这个馆子成了这些江西施工队定点伙食团，老毛还专门找人下载了不少有江西情调的音乐在馆子里播放。在那三年高速公路施工中，特别是每天晚上施工队的人晚饭时，饮酒划拳声和“江西小调”声混在一起，别有一番味道，让本地人刮目相看。

再说上一年，我们全家去西北一个

城市旅游。这家宾馆的老板听到我的声音后，朝我激动地扑过来相认，居然是一个县里的老乡。他免了我们几天的房费，还带我们去吃美食赏美景。临别时，他只对我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去他那老家村子里，帮他邮寄一包庄稼地里的泥巴过去。我照办了，并拍摄了他老家的好几幅图片传给了他，还把泥巴邮寄去。他用这泥巴在家里阳台上做了一个盆景，还用手机视频发给我看了，盆景里郁郁葱葱的植物，是老家的土孕育出来的。

记得曾有一个大都市里的教授在网络上撰文疾呼，延伸到天际线的高楼，快把方言逼到濒临“死亡”的边缘了，赶快抢救一下方言吧。他发问道：“一个没有了方言的城市，是幸还是不幸？”

在一个没有方言滋养的城市，它的语言是干瘪的、没有生气的。方言的消失，就是一些文化的消失。



芒种书

◆ 陵州子

安静地低下头来，像面对麦草一样。

芒种到了，远去的岁月

又像蜗牛般爬回

缓缓在心底留下一道银白色的痕迹

此刻，滤过城市所有金属的碰撞和暗河

我只听得到风过原野的悸动

像鱼儿偷偷探出水面呷水的声音

让人无比窃乐
而虫鸣，月色，露水，石桥
芒种到了，我还能看见那些更为深处的事物
比如鹅黄的菖蒲
比如散落的油菜籽
看它们在寸土之上悄然长出新绿
像一盏又一盏灯，把那些年我留在老屋墙上歪歪斜斜的心愿
照得亮晃晃的

青岗花路

◆ 怡人

若你问我
沿着这条开满格桑花的路一直走
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幸福
我会微笑着告诉你

美丽的青岗花路通往美丽的青岗

乡

那里 聚居着回族的兄弟姐妹们

那里 民风淳朴 空气清新

那里 有青青的山冈 美丽的夕

阳

.....

那里 美过渊明的桃花源

那里 就是你我记忆中温暖亲切的故乡

五代词客孙光宪

◆ 辜良仲

陵州东北贵坪村，
孙氏血脉喜添丁。
立志游学越二峨，
负笈远行品诗经。

性嗜经典超千卷，
手勤钞书达五更。
北梦琐言千古传，
五代妙词椽笔生。

风里相会

◆ 郭飞

一汨平平仄仄的香味
流进我悸动的肌肤
又来到曹家这个历经百年沧桑的摇篮里
牙牙学语
今朝又是雪花氤氲
今时又是春满晴天
背影与花瓣
美就美到极致 美到让人挪不开步
移不开眼
传说格桑花由格桑活佛变成 可以给人们带来吉祥
藏族人民称其为吉祥花
谁能找到它 谁就能得到幸福

就如这个季节的心情
少了你 就像少了整个花季
多了你 就像多了一缕寂寞
牵手萦纡梨花树下
细数我们清清淡淡的誓言
你的清眸除了凝望 还是凝望
一吻 瞬间的花香吟哦
梨花白 梨花红
如一夜雨丝温润了我的世界
带走了我一世轻愁
梨花 我们会在另一场风里相会

方家桃花

◆ 邱建明

我醉心于方家的山水
你来的时候

自带了几朵静开的桃花

此山空旷

我在一封旧信里行走

这片桃林不小心将春天点燃

陌生的人总想把桃花拍走
而此刻 又有谁能陪我
坐在一棵桃丫上发呆——

看花瓣如何摇落时间的碎片

木子花溪

◆ 彭燕

可否给我这样的时光
与心爱的人
去成都以南的仁寿方家镇
一个叫木子花溪的地方
修一座木屋，建一个小院
种上花，养只狗
忘了雾霾尾气，放下烦累压力
静待花开，相守檐下

清晨，推开窗

是十里河岸李子飘香

小桥流水下面

还有几条鱼儿

在溪里打闹

瀑布一路欢唱着

我们只想在水面上刻字

时光静美，岁月温良

午后，坐在花溪岸边

捧一本书，听一首歌

画画写诗

风轻轻的，云淡淡的

鸟儿在树上发呆

偶尔相视一笑

清浅的日子顿时

折叠成了缤纷的诗行

夜晚，在幽幽的月华下
携三千温柔
相依相拥入睡

闻着空气中的甜味
梦里来一场花开的相遇

我是你的花湖
你乘着我的花瓣
一起慢慢老去

这就是未来的你
方家镇的木子花溪

一个美丽僻静的地方
来吧，与爱的人丢掉行囊

只留下你们，还有爱

一步踏入大自然

看花开带来春天的消息

听溪水带走光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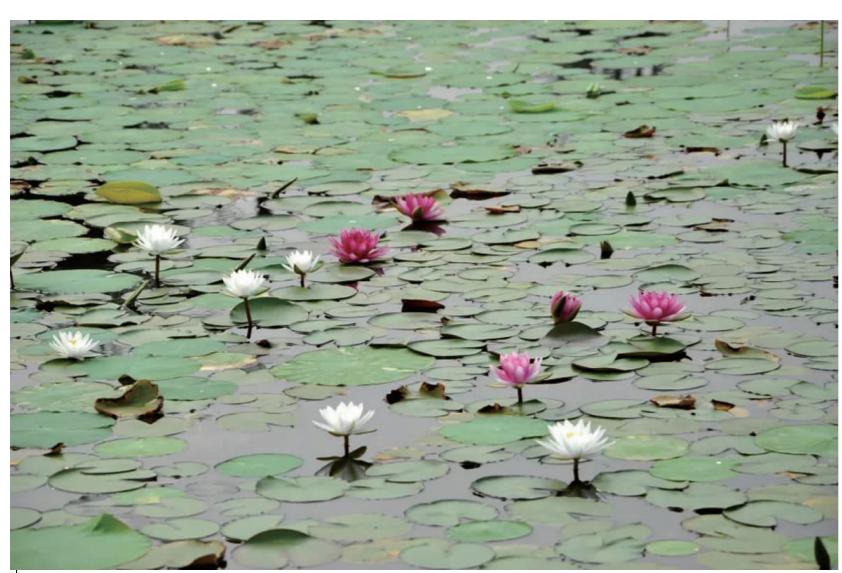


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周军 摄

夏天的模样

◆ 梁昊



夏荷

夏天才不止一张脸。

夏天是短袖短裤。

5月，人们还包裹在轻薄的长衣长裤里，6月便渐渐换成短袖短裤，这时候的太阳尚未变成烈阳。7月，骄阳炙烤，夜来香偷偷在晚上开花，短袖短裤成为人们的日常衣着主流。8月，炎热依旧，人们仍着一身短袖短裤躲在空调房里，吹凉了随手拿一件小毯子盖上。

《北风和太阳》的寓言故事中，太阳最终打败了北风让行人脱下了外套。如果夏日加入到这场比赛中，一定会是

最后的胜利者。

一到夏天，人们就变成了“冰淇淋”，一晒就“出水”。额头上的细密汗珠成群结队往下滚，营造出一副“惨兮兮”的潦倒模样。有人中意黑色T恤，尤以印着英语字母的大LOGO为所好；有人喜欢雪纺衫，觉得穿着有丝质的肤感；有人偏爱素色短袖，象牙白、粉红、薄荷蓝，像收集彩色水笔一样买下各种浅色系；有人什么都不挑，只要给他纯棉短袖，他就能扛过一整个夏天。

夏天是各色冰淇淋。

家长总是以半恐吓半命令的口吻告诉孩子“冰淇淋吃多了不好，容易闹肚子”，不过到了夏天，喜欢吃冰淇淋的小朋友就有了顺理成章的借口。这时候，家长也会松口，让小朋友吃上一根消消暑。兴致来了，还会和小朋友一起分享。吃冰淇淋其实也是一门讲究的艺术。

有巧克力脆皮的冰淇淋，要从头吃到尾，一旦把脆皮咬掉，剩下的部分会化得很快。

有果仁的冰淇淋，咬着吃比舔着吃更好，能吃到整块的果仁。

盒装的冰淇淋要顺着盒子边缘下手，因为盒边的冰淇淋融化得更快。

甜筒冰淇淋一定要用纸巾包好，这样才不会让尾部的甜筒粘在手上而浪费。

夏天是聒噪的蝉鸣和电风扇扇叶的摩擦声交相辉映。

蝉们熙熙攘攘占领大树上的所有树枝，扯着嗓门“知了”“知了”地“喊热”，再提醒人们“夏天到了”，然而人们并不领情。

尽管如今许多人家都有空调，但还是有一些人家保留着大吊扇。白色的叶片一经通电便晃晃悠悠转起来，扇叶旋转摩擦空气，发出古老的声音，就像古城堡里的吊钟报时一般，沉闷中夹杂一点金属的刮擦声，似是在昭示自己身为“古董”的威仪感。

聒噪的蝉鸣和电风扇扇叶的摩擦声，此起彼伏，奏成一曲华美乐章。蝉鸣为主音，唱成鼓点节奏涌进耳膜；扇叶声为辅音，挠着耳神经的痒痒。

夏天还是吃不完的西瓜、冰池的水花，是被汗水浸湿的后背，也是花花绿绿的遮阳伞，是涂满双颊的防晒霜，也是爽口的夜啤酒。

夏天是彩，才不是单一的模样。